

于文涛 著

雄性的海



新世界出版社

雄性的海

于文涛 著

新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雄性的海/于文涛著. —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 2004. 1

ISBN 7-80187-171-5

I. 雄… II. 于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17537 号

雄性的海

作者:于文涛

责任编辑:陈洁

封面设计:贺玉婷

出版发行: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(010)68995424 (010)68326679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(010)68995968 (010)68328733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www.nwp.com.cn

本社英文网址:www.newworld-press.com

本社电子信箱: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: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 86(10)6899 6306

印刷:北京振华印刷厂

经销:新华书店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字数:80 千字 印张:5.875

印数:1-3500 册

版次: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7-80187-171-5/I·059

定价:11.80 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海 边 吟

看不厌茫茫大海，
斩不断似水柔情，
悟不透处世之道，
铲不尽人间不平。
进一步风急浪猛，
退一步草绿花红。
海边上沉思良久，
狠下心独闯龙宫！

旧诗一首，代序

目 录

- 1 江上日记
- 8 台湾的朱大姐
- 13 半梦半醒时
- 18 夔门秋月
- 22 能者上
- 26 善良的女人是美丽的
- 30 同大女儿谈心
- 34 在菲利普岛观企鹅
- 37 黄导侃《红娘》
- 40 尴尬与无奈
- 43 回家看看
- 48 评上高级记者之后
- 51 往事如云
- 58 跨过北极圈
- 63 大朵大朵的雪花
- 67 喜迁新居
- 69 春光好
- 71 我爱《中国日报》

- 73 桃花正红
- 74 两个女儿两朵花
- 77 篇篇妙文写春秋
- 82 五十年以后还是要读鲁迅
- 87 雪村，“人民的亲外甥”
- 92 紫檀宫里迎新春
- 95 鄂黄豫绿
- 99 驾校学车日记
- 106 泪眼朦胧
- 110 美国洛杉矶日记
- 130 中国结
- 134 一方净土
- 138 文学之树长青
- 140 像做学问一样做生意
- 144 捕捉美丽的瞬间
- 148 杨春白雪
- 152 土得掉渣的艺术
- 155 女儿回家
- 165 熟读家中三千藏书
- 167 金玉良言
- 171 男人的反思
- 175 智慧的痛苦
- 177 后 记

江上日记

[1997年4月15日]

终于起航了。

上午9点整，“大西南1号”和“大西南2号”两条超浅水船一前一后驶出云南的思茅港，开始了为期一周的“澜沧江——湄公河枯水期水上运输考察”。2号船上比较热闹，有西南水运开发集团公司总裁周锦宇和他的部下，有我们来自北京的八名记者，还有云南省思茅地区的几位同志。长住北京，难得到大江一游。何况，这次考察的终点是令人谈虎色变的“金三角”，又增加了几分刺激。

大船稳稳前行。我们几个记者坐在驾驶室前面的竹椅上，悠闲地观赏着江上风光。澜沧江水，时急时缓，两岸杂树，郁郁葱葱。正值枯水季节，河道较窄，水落石出，几可见底。所有的“常规”货船，或停靠码头，或搁浅途中。一条大江，唯周锦宇之超浅水船独占春色。

周锦宇是福建省船舶科学研究所所长，是一位自强不息的发明家。他研制的超浅水船，引起了国内外科学界强烈的兴趣。他创办的西南水运开发集团公司，为思茅等地区的脱贫致富带来了新的动力。我们这次水上考察，主要想亲眼看一看超浅水船的实际运行情况。

中午，船在景洪港小停，正赶上那里的傣族泼水节狂欢，远处不时传来阵阵欢叫声。我们在船上也坐不住了，伸长脖子向市内张望。这时，一位头上插花的傣族姑娘提着脸盆跑到江边，年轻的船员们顿时欢腾雀跃。一场激烈的“水战”之后，傣族姑娘浑身被浇得透湿，脸上却始终挂满幸福的微笑。

下午2点30分，船离景洪，一个小时后到大橄榄坝。水深不足一米的主航道上有一条货船搁浅，使我们的超浅水船无法通过。只好耐心等待该船用钢缆将自身拖出主航道，我们的船再擦肩而过。利用这段时间，我们几个记者急忙下船，爬上江岸，闯进一个不知叫什么名字的傣家村寨。

好一个世外桃源！家家门前盛开着鲜花，户户院里种植着蔬菜。傣家竹楼，古朴自然；傣家女子，天生丽质。我们随便走进几家小院，主人都热情地招待我们，任我们拍照和录像。村子里有一座寺庙，一所小学校，还有一个“蝴蝶养殖技术中心”。临街的砖墙上用石灰写着“科技致富”等标语，村路上不时有摩托车“突突”驶过。

回到江边时，龙舟比赛正在进行。跟随着铜锣的节奏，青年男女们奋力划桨，龙舟如离弦之箭直射江心，村

民们在岸上呐喊加油。几个衣裙艳丽的傣族小姑娘站在水中梳洗着乌黑的长发，淘气的男孩子们在旁边一个劲儿地扑腾……我们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个叫“曼听”的地方，无奈还要上路，只好依依惜别。

天色渐暗，落日像一盏大红灯笼，高悬在远处山峦之上。江面上映出一条长长的光影，闪动跳跃，犹如一条火龙……

[1997年4月16日]

早晨8点20分，我们的船停泊在关累港。趁有关人员去边防检查站办理手续的间隙，我们几个闲不住的记者又上了岸。关累是中国的国土，早先没有几户人家。这几年边境贸易活跃，关累也越来越热闹。小小集市门口竟横着这样一个气冲斗牛的大招牌：“关累港四国边贸市场”。四国者，中国、缅甸、老挝与泰国也。虽然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，但同属第三世界。在集市里转了转，发现大部分商品都是中国制造，人民币是硬通货。

尽管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进关累，但边境小地的文化生活还是十分单调。集市上惟一的娱乐活动是一种带赌博性质的“滚木块”游戏。几个笨重的方木块悬放在赌台上方，六个面上分别画着虎、象、蛇、鸡、鱼、蟹。用绳子将横档一拉，几个木块便滚将下来。假如朝上的那面所画的动物与游戏者所押的动物相同，则可赢得两倍于押金的钱，否则押金全归“老板”。

在关累港装货耽误了挺长时间，直到12点40分我们

的船才离岸继续南行。不到半个小时，便出了国境。尽管还是这条江，名字却由澜沧江变成了湄公河。由于境外的原始河道没有整治，所以不时出现“险情”。遇到险滩，航速顿时加快，船尾泛起的浪花像几十只欢快的爱斯基摩狗，穷追不舍。江面上时而冒出几尊巨大的礁石，面目狰狞，恰似手持板斧的强盗，逼我们留下买路钱来。船长吴大治沉着指挥，船员们攀礁石，绞钢缆，一个个像机灵的狸猫。几个年轻记者也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。下午5点50分，超浅水船顺利通过最后一个险滩，全体欢呼。一直不敢松劲的周锦宇也终于吐了一口长气，猛力地拉了几下船笛。“扑棱”，“扑棱”，一只不明国籍的鸭子突然飞上甲板，迷迷糊糊地成了我们桌上的晚餐。

当晚，船停靠在一个无名沙滩。月光如水，天地朦朦胧胧，四野一片寂静，只有船上又唱又吼，人声喧嚣。为寻清静，我们几个记者不约而同地踏着跳板，登上沙岸，脱下凉鞋坐在松软的沙地上，一边欣赏着大江月夜，一边天南海北地畅谈。背后是莽莽苍苍的黑森林，眼前是灯火通明的超浅水船，原始野趣和现代文明仅几步之遥。经过几天的相处，我们八名北京记者成了同舟共济的兄弟姐妹。在北京，每天都忙得“脚打后脑勺”，写稿，组稿，编稿，发稿，一个星期“嗖”地就过去了。哪有闲情如今夜，江边赏月，沙岸谈心？

[1997年4月17日]

早晨8点30分到达老挝的班相果边防检查站，给我们

一个小时“出国观光”。村子里一派和平景象：木屋前后掩映着绿叶芭蕉，村口路边放养着红头火鸡，黑漆漆的老母猪率领猪崽四处拱土觅食……村民们对我们十分友好，用手势和生硬的中国话同我们交谈。这里的狗也很厚道，不咬生人。听说这里的人以前不知道什么是“偷盗”，这几年杂七杂八的人来得多了，免不了带来一些不良风气。

告别班相果，我们的船全速前进，下午2点到达老挝的孟莫口岸。从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岸缅甸的万崩口岸：一组金碧辉煌的佛教建筑顺着山坡延伸上去，最高处是一尊手持雨伞的观音菩萨金像。

孟莫要比班相果热闹一些，但民风还是比较淳朴，狗依然不咬生人，只是偶尔哼哼两声，不知是表示欢迎还是自言自语。在一座大寺院里，我们结识了一群披着桔红袈裟、剃着豆绿光头的小和尚。这些佛门弟子肤色黑里透红，神情无忧无虑，端出香蕉和粽子来招待我们这些远方来的“俗人”，同我们合影，最后还给我们表演了精彩的“放高升”：在一截竹筒里塞满黑火药，然后将其固定在长竹竿上，再点燃药捻儿，那“土火箭”就“哧”的一声“高升”到蓝天白云之中。

告别了众小和尚，到村子里转了转，又返回船上。天气燥热，我们几个记者换上泳装，从船尾下水游泳。江流湍急，深浅莫测，不敢游向对岸，只在江边“环游”。再看江岸，刚才在寺院里见到的那群小和尚也来到此，将袈裟在腰胯间裹成日本大相扑状，然后依此站到栈桥的木桩

上，翻腾跳跃，表演各种“高难动作”。瞅到我们，小和尚们相互咬了咬耳朵，便突然发起了进攻，用手掌向我们猛烈推水。我们这几条北京来的“大白鱼”，竟敌不过这群本地的“黑泥鳅”，节节败退，爬上岸来。

下午6点，我们分乘两艘快艇向“金三角”方向飞驰，一会儿便开到了泰国的边境小镇清盛。紧靠江堤并排“卧”着几条长长的豪华游艇，不远处是一个大型水上舞台。经泰国有关部门同意，我们登上江堤，来到沿江的商业街。我曾于1984年来泰国一游，这次又踏上了泰国的土地，又闻到了那熟悉的热风，又听到了那熟悉的噪音，颇有一番感慨。在清盛采购了一点泰国货，便乘敞篷出租车向“金三角”急奔。

“金三角”位于泰国、老挝、缅甸三国交界处，是世界鸦片、海洛因的生产中心之一。在该地区占山为王、武装盘踞的毒品集团有中国国民党军残部、畏蒙集团、坤沙集团、彭加兴集团。在善良人的脑海里，“金三角”是个令人恐惧的罪恶之地。然而，越是恐惧，就越好奇，就越想前来看个究竟。于是，今日之“金三角”，便成了一个知名度很高的旅游景点。

车到“金三角”，已经红日西沉。我们跑到刻有泰文和英文“金三角”字样的牌坊前，打开傻瓜相机，“噼里啪啦”一气猛照，证明本人“到此一游”。女记者们又争分夺秒地到附近商店采购，我也抓紧时间浏览一下镇容。一条条霓虹闪烁的街道，一个个灯红酒绿的餐厅，一排排花里

胡哨的摊床……哪有一点我想像中的“匪穴”“贼窝”“黑风寨”的影子？是啊，世事沧桑，“金三角”也在变，变得稍微光明一点了。然而，在夜幕的掩盖下，在深山老林之中，谁知道此时此刻又有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在进行？

[1997年4月20日]

我们的超浅水船于4月18日中午12点离开孟莫，日夜兼程，终于在今天上午10点胜利返回景洪。一周的水上考察到此圆满结束。返回途中有不少有趣的小插曲，不想叙述了，保留在我和朋友们美好的记忆中吧。

1997年6月整理

台湾的朱大姐

台湾作家朱秀娟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女性，一个“很中国的中国人”。我和她认识不到一年，已经成为可以长时间交谈的朋友。她的经纪人李晓达女士称她“娟姐”，我则称她“朱大姐”。这些日子，我一直在读她的书，同时也在“读”她这个人。由于我们生长在不同的政治环境，所以对“二十世纪中国全记录”的理解不可能一样。然而，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“文友”，因为我们都视文学为人生之乐趣，以真诚为交友之准则。

记得第一次见到朱大姐是去年9月的一天。我应邀丧天伦饭店参加她的小说研讨会，因路上堵车而迟到了一会儿，只好坐到紧靠主席台的一个空位子上。环视会场，有不少熟面孔，心里顿感踏实。主持人旁边端坐着一位中年女性，杏黄色旗袍，浓妆，乃朱秀娟女士也。

我一边翻看刚刚出版的朱女士的八部小说（人民出版

社和作家出版社各推出四部)，一边聆听诸位文学评论家的发言：或鞭辟入里，或云山雾罩，或赞不绝口，或褒贬适度。再看朱女士，表情始终是那样优美动人，对每个发言都报以微笑，精彩之处还情不自禁地用指尖儿轻轻鼓掌。总之，朱女士给我的第一印象是：活得很潇洒，很开心，很自信。

回到家里，又仔细阅读了朱女士的八部小说，写得很纯很美，但似乎不够深刻复杂。也许是港、台和海外女作家的“共性”，作品总是有点“酸甜”，缺少一种“苦辣”。八部小说中，《女强人》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。这部小说涉及许多女性话题，包括女性的尊严、自强自立、价值观和爱情观。由于海峡两岸的女性在观念上日趋一致，可以肯定，这部小说在大陆一定会引起反响。

同年10月，我到福建武夷山去参加徐霞客旅游文化研讨会，在会上又遇到了朱大姐和晓达女士。一回生，二回熟，同在秀山丽水之中，谈话也随意多了。因为朱大姐是台湾的大作家，首次光临武夷小地，所以走到哪里都有官员或名人前呼后拥。朱大姐似乎不大喜欢这种场面，一有机会就溜了，她觉得还是同晓达和我这样的“非名人”在一起比较自然。

在武夷山，我们断断续续地交谈过几次，中心话题是“美化生活”。我问：“您在小说中把生活描写得那么纯美，但现实生活中却存在许许多多假恶丑的东西，您到底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？”朱大姐说：“生活中确实有许多丑恶的

东西，但我不主张在作品里去记录它们，展示它们。台湾某些作家总是在津津有味地描写性、暴力和犯罪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在教唆。”朱大姐认为：生活中一切都应当是美的，包括衣食住行和内心世界。美化生活要从自我做起，从小事做起，要读书。

通过几天的相处，我觉得朱大姐本人要比她的小说更有趣。我告诉她，我很想读她的散文，因为散文更能反映一个人的内心世界。从武夷山回到北京不久，我便收到朱大姐寄来的两本散文集——《走上艳红的地毯》和《我把女强人变温柔了》。

《我把女强人变温柔了》实际上是一本自传，我在里面“读”到了一个真实、传统而又现代的朱大姐。首先让我佩服的是她的才气和奋斗精神。在台北强恕中学读初中时，她和高中部两位女同学被国文老师誉为“大小三文豪”。结婚之后，她和先生白手起家，凭着自己的知识、韧性和吃苦精神，硬是在台湾商界站稳了脚跟。朱大姐现在是台湾四家企业公司负责人，既经商，又创作，著有二十多部长篇小说和多部散文集，曾获中山学术文艺奖、金钟奖和青少年优良读物奖。

然而，她绝非那种没有女人味的“铁女人”，而是一个“温柔的女强人”。最令我感动的是她对父母的孝心。她的父亲退休后因中风而卧床达十一年之久，她和四个弟妹竭尽全力侍奉，不让父亲在身体和心态上有一点委屈。她的母亲年轻时脾气暴躁，事事求好，对儿女的管教“几

近虐待”。然而朱大姐毫不计较，对母亲的爱一直是那样真那样深。

最应当赞美的是朱大姐和她先生几十年的相爱相知相濡，可同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相媲美。读完《我的另一半》、《真情不褪色》和《破落户里的春天》，我的心灵得到了净化。朱大姐风趣地说：“我的先生比我成熟，比我有原则，原则之一就是从不看我的小说。”“自从我确定不能生育之后，我常遗憾不能让他做‘爸爸’，剥夺了他做男人最大的骄傲，他总淡淡地说：‘有你就够了。’”

今年三月，朱大姐来北京参加“海峡情”征文大赛颁奖仪式，她先生一路相伴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在贵宾楼饭店小聚，在座的还有晓达和女作家毕淑敏。席间，晓达讲了一个小插曲：颁奖会上，获奖者女多于男。一官员模样的人叹曰：“真是阴盛阳衰呵！”朱大姐立刻反驳他：“你说的不对。没有我们的先生做后盾，我们能有那个福分安安静静地写作吗？”

听到此，我不禁对朱大姐肃然起敬。朱大姐笑笑说：“做男人不容易啊，每天在外忙碌，受了委屈又不能哭。女人就不同了，干好了是女强人，干不好也没关系，老娘今天不干了，反正回家有老公养活。男人能这样吗？”说得何等通情达理！作为男人，我当场表示要向朱大姐的先生学习，做一个既有事业心又体谅妻子的“魔杖”（模范丈夫）。